

留东外史

不肖生・著
岳麓书社



りゅうがくせいひし





留东外史

不肖生·著 / 岳麓书社

标 点 牛光宗
责任编辑 杨云辉
封面设计 许康铭

留 东 外 史(上)

不肖生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630000 印张: 19.875 印数: 1——81000

ISBN 7—80520—104—8

I·59 定价: 5.40 元

〔湘岳88—4—7〕

出版说明

《留东外史》是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成名作,它是近代小说向现代小说发展的转折时期的产物。

《留东外史》比较完整地显示了平江不肖生的创作倾向和创作风格。读过他的《侠义英雄传》和《江湖奇侠传》的读者,再读《留东外史》,可以发现它们在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上有很多相同之处,如情节的安排,人物性格的呈现,对现实的态度,对传统武术的看法等等。因此,读了《留东外史》,就能更全面地认识这位通俗文学作家。

更为重要的是,《留东外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初年留学界、军政界的一些情况。艺术的再现,能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对许多历史现象有所了解。

作者说,民国初年在日本的中国人有一万多,除了公使馆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还有四类人:“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

《留东外史》主要以后二种人物为生活原型,揭露和讽刺那些在动荡的时局下只顾玩乐,不图进取,沉迷于铜钱和女色的浪子阔少,也写了一部分亡命客落拓风尘、挑灯看剑的事迹。

作者以其耳闻目睹的事实为素材,经过提炼和艺术的概括,以周撰和黄文汉两个人物的活动为主线,揭示了一个恶与善、丑与美、薄幸轻浮与纯情忠厚交织着的复杂、畸形的人格世界。

在这个艺术世界里,既充斥着卑鄙、肮脏、淫乱和滑稽荒唐,又存在着正义、骨气、刚毅和爱国热忱。前者以周撰为代表,作品写出了他轻薄油滑、诈骗嫖赌无恶不作的行径。其他如郑绍收的争风吃醋、逐臭如蝇,王甫察的坑蒙拐骗、下流无耻,以及罗福的愚痴呆顽,张全的假装道学等等,都写得非常出色。后者则以吴大奎为代表,他将痛恨袁贼、鄙视卖身

求荣的感情化作了刺杀蒋四立的行动。其他如萧熙寿只身闯擂台，林胡子勇挑重担等，也写得很感人。至于书中的主要人物黄文汉，则是这个人格世界的典型代表。他既是好酒嗜色、喜新厌旧的嫖场老手，又有着爽直、侠义、勇敢和爱国的一面。

可见，《留东外史》不仅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是了解民国初年在日本的留学生和亡命者的形象资料，而且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同时，从《留东外史》借鉴西洋小说的叙事、描写手法来看，它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可以从中窥测到近代小说扬弃传统小说模式，向现代小说发展的迹象。

当然，《留东外史》也有它的缺陷。

小说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并不就是现实本身，它以现实生活为原型，却应该高于现实，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的艺术概括。《留东外史》本来是虚构的艺术作品，但作者为了加强小说的真实感，在有些虚构的人物事件上却加上了某些真实的姓名，表现了旧时代“报纸作家”的趣味，这是不可取的。不过，它毕竟是小说而非纪实，为了保存作品原貌，也就不加改动了。

另外，因旧时代文人积习太深，反映的又多是混迹于妓寮下馆的人物，作者的笔墨难免沾染了一些黄色的东西（如嫖经、赌诀之类），这是需要批判地看待的。

《留东外史》原有正续集，于民国初年由“民权出版部”分十集陆续出版。这次重印，将十集合并按原正续集分为上下册，但仍于文末注明原为某集字样。文字一仍原书，如称女性用“他”，“哪里”作“那里”，“吧”作“罢”等，均不改动，只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讹。此外，改用了新式标点，删去了原书上别人的批点和评注，并对个别难懂的方言作了注解。

前面的一些章回中有几处日文，为方便读者，请苏晓丽同志翻译成了中文。

留东外史上册目录

第一章	说源流不肯生晓舌	勾荡妇无赖子销魂	1
第二章	逢旧友浪子说嫖经	转新居虔婆敲竹杠	5
第三章	骗中骗虔婆失计	讹传讹学生跳楼	11
第四章	打醋坛倭奴上当	写情札膀子成功	16
第五章	肆丑诋妙舌生花	携重资贪狼过海	22
第六章	多情种拨雨撩云	老骨朵退财呕气	29
第七章	两首新诗祸生不测	一篇快论功败垂成	34
第八章	野鸳鸯无端受辱	大马鹿到处挥金	39
第九章	莽巡查欺人逢辣手	小淫卖无意遇瘟生	46
第十章	用笔谈虚心惊竹杠	施手段借事作人情	52
第十一章	弄獐猕饭田呵泼醋	捉麻雀警察署谈嫖	59
第十二章	失良缘伤心丁便毒	发豪兴买醉舞天魔	67
第十三章	伏魔家风情惊老鸨	销金帐露水结同心	73
第十四章	出大言军人遭斥责	游浅草嫖客发奇谈	79
第十五章	碎石飞刀呈绝技	差神役鬼调佳人	86
第十六章	开赌局奸谋传弟子	遭毒打援手望同乡	93
第十七章	握雨携云都惊变卦	寻根觅蒂只怪多情	100
第十八章	乘人之危张全捉鳖	执迷不悟罗福抱桥	107
第十九章	掷果潘安登场逞艳	惊筵焦遂使酒挥毫	114
第二十章	新桥弹秘书官破胆	神田火罗呆子穿衣	123
第二十一章	异客他乡招魂此日	情谈绮语回首当年	132
第二十二章	脉脉含情张生遇艳	盈盈不语朱子销魂	139
第二十三章	桑间濮上结带订鸳盟	月下风前对花愁蝶梦	145
第二十四章	朱痴生扬帆航醋海	罗呆子破浪趁情波	152

第二十五章	吴品厂嗔蜂叱蛱蝶	秦士林打鸭惊鸳鸯	159
第二十六章	旧梦重温良媒逢蝶使	新居始卜佳朕种兰因	167
第二十七章	题像初成秣艳句	言情乍结鹭鸳缘	176
第二十八章	花事阑珊媼愁姘怨	燕梁岑寂蝶忌蜂猜	184
第二十九章	续前欢旧梁重绕燕	寒风约佳偶竟分鸾	192
第三十章	薄幸青衫尤云滞雨	美人黄土碎玉飞花	200
第三十一章	诗等驴鸣侈谈风雅	心期燕婉乃遇戚施	207
第三十二章	谈丛容与绮语任溯洄	武库优游剑术争同异	215
第三十三章	游侠儿一拳破敌	射雕手片语传经	222
第三十四章	李锦鸡当场出丑	罗呆子泼醋遭擒	231
第三十五章	争先一着便遇垂青	抗辩数言不能答白	238
第三十六章	上野馆拒奸捉贼	同乡会演说诛心	245
第三十七章	旅馆主无端被骗	女学生有意掉包	252
第三十八章	水月镜花楼台污影	招蜂惹蝶旅邸斟情	259
第三十九章	上酒馆倾盖言欢	撰匹头千金买笑	267
第四十章	一千银币作七日新郎	两朵荷花享三生艳福	275
第四十一章	惹草拈花胡蕴玉接客	张冠李戴黄文汉补祸	283
第四十二章	经理员九和馆召妓	登徒子上野驿迎亲	291
第四十三章	贪便宜村妇入彀	探消息英雄发标	299
第四十四章	胡蕴玉大吃广昌和	黄文汉导游博览会	306
第四十五章	吊膀子莽少年被拘	坐电车娇小姐生病	314
第四十六章	仗机变连胜大力士	讲交情巧骗老夫人	322
第四十七章	上门卖盐专心打扛子	乱伦蔑理奇论破天荒	329
第四十八章	上酒楼勾引王甫察	打报馆追论唐群英	337
第四十九章	看学堂媒翁成大功	借旅馆浪子寻好梦	345
第五十章	王甫察演说苦卖淫	曹亮吉错认好朋友	352
第五十一章	欺死友大发横财	媚媚妇捐充冤桶	360
第五十二章	掉枪花凭空借债	还钻戒惹起拈酸	368
第五十三章	骂父亲浪子发奇谈	闹脾气军人乱闯祸	375
第五十四章	店主妇赶走英雄	浪荡子又欺良友	383

第五十五章	真留别哄哭梅太郎	假会亲骗嫖多贺子	331
第五十六章	现身说法爱情无真	珍臂夺食骗术有效	397
第五十七章	藏皮鞋俏下女报仇	吃急酒如夫人斗气	405
第五十八章	陆凤娇一气林巨章	王甫察初会柳藤子	412
第五十九章	假面目贞女上当	巧语言乖人说媒	419
第六十章	验守贞血荡子开心	开纪念会侨客寻乐	426
第六十一章	作儿女语一对可怜虫	论国民性许多无耻物	432
第六十二章	私受胎朋友担惊	硬吊膀淫人入瓮	439
第六十三章	写名片呆子出风头	争体面乖人办交涉	445
第六十四章	逞雄辩压倒法学士	觐慈颜乔装女学生	452
第六十五章	看娇女千里走阿奶	念终身一夜愁侵骨	453
第六十六章	娇小姐医院养病	勇少年酒楼买枪	465
第六十七章	穷变节盼黄金续命	愤填膺借酒浇愁	471
第六十八章	哭金钱以想道论人	偷衣服仗胆量脱险	478
第六十九章	真刺客潜身浅草町	好警察乱拿嫌疑犯	485
第七十章	傻侦探急功冤跑路	勇少年避难走横滨	492
第七十一章	叙历史燕尔新婚	扮船员浩然归国	493
第七十二章	抄旧词聊充决绝吟	买文凭自是谋生术	505
第七十三章	谈故事乌龟化龙	惨离情病鸾别凤	512
第七十四章	咬指头苏仲武自杀	厚脸皮周正勋报仇	513
第七十五章	滥情人回心思结局	可怜儿含悲归故乡	524
第七十六章	吴监督演说发奇谈	杨长子雅游预定的	531
第七十七章	睹物思人苏仲武做诗	逢场作戏杨长子吊膀	537
第七十八章	欠债还钱朱正章失望	挟妓饮酒平十郎开荤	544
第七十九章	平十郎带病回乡	杨长子坐怀不乱	550
第八十章	步芳尘权作跟班	闯桃源居然寄宿	557
第八十一章	泄秘密老黄洗澡	大决裂圆子撕衣	563
第八十二章	老福田演说社会学	黄文汉移情少女花	569
第八十三章	深心人媚语骗口供	急色儿滥情露底里	577
第八十四章	圆子将禽兽比人	罗福画乌龟戏友	582

第八十五章	打英雕罗福怪吃醋	瞰良人圆子真变心……………589
第八十六章	利用品暂借李铁民	反攻击气煞黄文汉……………595
第八十七章	忍气吞声老黄陪礼	欲擒故纵圆子放刁……………601
第八十八章	傻党人固穷受恶气	俏女士演说发娇音……………607
第八十九章	看电影戏圆子失踪	读留别书老黄发极……………614
第九十章	往事思量悔其何及	全书结束意馀于言……………620

第一章 说源流不肖生晓舌 勾荡妇无赖子销魂

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午后三时，尘雾半天，阴霾一室。此时此景就是不肖生兀坐东京旅馆，起草《留东外史》的纪念。

这《留东外史》是部什么书？书中所说何事？不肖生著了这书有何好处？说来话长，诸君不必性急，待不肖生慢慢讲来。

原来我国的人，现在日本的，虽有一万多，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第一种与第二种，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第三种既安心虚费着国家公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不因不由的有种种风流趣话演了出来。第四种亡命客，就更有趣了。诸君须知，此次的亡命客与前清的亡命客，大有分别。前清的亡命客，多是穷苦万状，仗着热心毅力，拚的颈血头颅，以纠合同志，唤起国民。今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在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脏起诉，或吃醋挥拳。丑事层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此虽由于少数害群之马，而为首领的有督率之责，亦在咎不容辞。

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自顾于四种之中，都安插不下。既非亡命，又不经商，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说是实心求学，一月到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来，祖遗将罄，游兴亦阑，已渐渐有倦鸟思还故林之意。只是非鸦非凤的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第一种第二种，与不肖生无笔墨缘，不敢惹他；第三种第四种，没奈何，要借重他作登场傀儡。远事多不记忆，不敢乱写。从民国元年起，至不肖生离东京之日止。古人重隐恶而扬善，

此书却拙善而崇恶。人有骂我者，则“不肖生”三字，生固是我的美名，死亦是我的佳谥，由他骂罢。倘看此书的，不以人废言，则不肖生就有三层请愿：一愿后来的莫学书中的人，为书中人分过；二愿书中人莫再做书中事，为后来人作榜样；三若后来的竟学了书中人，书中人复做了书中事，就只愿再有不肖生者，宁牺牲个人道德，续著“留东外史”，以与恶党宣战。诸君勉之。且看此书开幕。

话说湖南湘潭县，有个姓周名撰字卜先的书生，四岁失了怙恃，依着叔父度日。他叔父原做木行生意，稍有积聚，中年无子，遂将周撰作自己的儿子教养，十六岁上替他娶了一房妻室。这周撰虽是在三家村里长大，却出落得身长玉立，顾盼多姿。笑貌既逾狐媚，性情更比狼贪。从村塾先生念了几年书，文理也还清顺。乙巳年湖南学校大兴，周撰就考入了陆军小学。当时清廷注重陆军，周撰实欲借此作终南捷径。奈他赋体不甚壮实，每到了操场上作起跑步来，就禁不住娇音喘喘，香汗涔涔。住了半年，觉得不堪其苦。那年湖南咨送学生出洋，周撰就想谋一官费，然苦无门径。恰好他同学杨某，也因想得官费，求同县大僚某，修了封书，向湖北制台关说。那大僚作书的时候，原囑杨某亲到湖北呈递，不料杨某的母亲病了，不能前往。周撰知道此事，遂乘机谎言适有要事须往湖北，杨某不知是计，就托信与他带去。周撰得了信，到私处拆开看了，就弄神通添了自己名字进去，径往湖北。投信之后，果然效力发生，得了一名留东官费，在日本混了几年。中国革命事起，留学生什九回国，周撰也跟了回去，在岳州镇守府，充了一名副官。

那时岳州南正街茶巷子内，有一个同升客棧。这客棧的主人，姓翁，原籍浙江。夫妇二人，带着亲生女定儿，不知因何事到岳州，开此客棧，已有八九年光景。那定年纪虽在二十以外，然尚没有婆家，颇有几分姿色，远近有小乔的名目（岳州有小乔墓，故名）。

一日，周撰到棧内会朋友，无意中与定儿见了一面，两下里都暗自吃惊。周撰打听得是棧主女儿，没有婆家，想必可以利动，遂每日借着会朋友，与棧主通了几次殷勤。那革命的时候，在军界的人，谁人不怕？谁人不想巴结？况周撰容仪秀美，举动阔绰，又是东洋留学生，棧主岂有不极力拉拢之理。往来既熟，就时时与定儿眉眼传情。

真是事有凑巧，一日，周撰到了栈内，恰好栈主夫妇均不在家。只有定儿一人坐在窗下。周撰心中喜不自胜，忙跨进房去。定儿见是周撰，止不住红呈双颊，心中冲冲的跳动。慢慢立起身来，说了声请坐，就低着头一声不响。此时正是十一月天气，周撰看定儿，穿了件竹青撒花湖绉羔皮袄，罩了件天青素缎坎肩，系条桃灰摹本裤，着了双纤条条白缎地青花的鞋。高高的挽了发结，淡淡的施了胭脂。周撰见了这种娇羞模样，心痒难挠，也不肯就坐，涎着脸儿，挨了拢去，扯着定儿的手，温存说道：“定姑娘，发慈悲，救我一命罢！”定儿将手轻轻的摔了一下道：“周先生你待怎么？快放尊重些，外面有人听见，成什么样儿！”周撰乘他一摔，脱出手来，抱过定儿之颈，乘势接了个吻道：“我方才从外面来，一个人都没有。定姑娘依了我罢！”定儿道：“先生家自有妻室，何必枉坏了人家身子，快离开些。我爹娘就要回了。”说着，想推开周撰。周撰到了此时，那里肯放他走，连忙辩道：“我家中虽有妻室，然我叔父无子，已将我承桃，本说还要替我娶房妻小。并且我家中妻子，现已害着痼病，想已不能长久，将来接了你回去，定将你作结发妻看待。如说了半句欺心话，敢发个誓。”说时真个接着发了个瞒天大誓。定儿听了想了一想，也就心允意允了。

事情才毕，翁老儿夫妇恰走了回来。见了二人情景，知道自己女儿又被人家欺负了。周撰怀着鬼胎，不便久坐，辞了出来，说不尽心中快活。翁老婆子见周撰去了，唤过定儿问道：“方才周先生说了些甚么？”定儿将周撰的话，一五一十的说了。翁老婆子听了道：“少年人的话，只怕靠不住。你如信得他过，须要他赶紧请两个岳州正经绅士作媒，光明正大的娶了过去才好。这偷偷摸摸的，终不成个结局。”定儿答应了。

次日周撰到了栈内，定儿就悄悄的他说了。周撰忙点头道好。归到镇守府内，与同事的商量。同事中也有说好的，也有说定儿是岳州有名的养汉精，不宜娶他的。周撰胸有成竹，也不管人家议论，即着人请了岳州的一位拔贡老爷黎月生，一位茂才公周宝卿来，将事情对他二人说了，求二人作伐。这二人最喜成人之美，欣然应允。翁家夫妇见有这样两个月老，知道事非儿戏，只一说即登时妥贴。也照例的纳采问名，择吉十二月初十日迎娶。周撰就在城内佃了一所房子，初三日就搬入新房子住了。也置办了点零星木器，使用了几个下人，将房子收拾得内外一新，居

然成了个娶亲的模样。转瞬到了初十，周撰同事的来道贺的也不少，倒很费了几桌酒席打发他们。

定儿自过门之后，真是一对新人，两般旧物，男贪女爱，欢乐难名。周撰自初十日起，只每日里名花独赏，那有心情去镇守府理事。如此过了十来日，这风声传到镇守使耳朵里去了。起初还作不知，后来见他全不进府，只得将他的缺开了，索性成全了他两人的欢爱。周撰得了这个消息，不觉慌急起来，忙托了同事的柳梦菰与镇守使关说。这柳梦菰平日很得镇守使的欢心，这事他又曾赞成，周撰以为一说必有效验。第二日，柳梦菰走了来说道：“这镇守府衙门不久就要取消，镇守使不出月底，便当上省。你这缺就复了，也不过多得十几日薪水。”周撰听了无法，只索罢休。

于是又过了十多日，镇守府果然取消了。同事的上省的上省，归家的归家，只剩他一人在岳州过了年。所发下的薪水，只用了两个多月，已看看告罄。天气又渐渐暖了起来。他去年归国的时候，已是十月，故没有做得秋季衣服。此时见人家都换了夹衣，自己还拖着棉袍，虽不怕热，也有些怕丑。又筹不出款来置办，只得与定儿商量，要定儿设法。定儿想了一计，要周撰将棉袍的絮去了，改做一件夹衫。周撰依了定儿的计，又过了半月，终觉手中拮据，想不出个长久的计画。

一日，那柳梦菰因公事到了岳州，知道周撰尚贪恋着定儿，就走到周撰家内。只见周撰趿着双鞋，衣冠不整的迎了出来。看他容颜，已是眼眶陷落，黄瘦不堪，那里还有从前那般丰采！彼此寒暄了几句，周撰即叙述近来窘迫的情形，求柳梦菰代他设法。柳梦菰笑道：“只要你肯离开岳州，法是不难设的。现在正咨送学生出洋，老留学生尤易为力。你从前本是官费，只求前镇守使替你说声就得了，仍往日本去留学，岂不好吗？”周撰也心想：再不趁此脱身，把什么支持得来？等柳梦菰去后，即入内与定儿说知，检了几件衣服当了，作上省的船费。定儿虽是难分难舍，然知道周撰手头空虚，断不能长久住下，没办法只得割舍。次日周撰果然上省。那时谋公费的甚是容易，所以周撰不上几日就办妥了。领了路费、执照，仍回到岳州。定儿接了，自是欢喜万分。二人朝欢暮乐，又过了半月。周撰遂和定儿计议，退了房子，将定儿寄养在同升栈内，与翁家夫妇约定一二年后回来搬取。翁家夫妇虽不愿意，然也没得话说。

这日周撰写了船票，与定儿别了，就向东京进发。船上遇了几个新送的留学生。他们知道周撰是老居日本的，就说起有许多事要倚仗他的意思。周撰是个极随和的人，最知情识窍，即一口承应到东一切交涉，都在周某身上。那些初出门的人，有了这样的一个识途老马，那得不诸事倚赖？不几日到了上海，落了栈房。周撰即出去打听到横滨的船只，恰好当日开了，只得大家等候。

第二日，周撰即买了副麻雀牌，逗着他们消遣。他们问道：“我们在此又不能久住，专买副麻雀牌，斗不到几日，岂不可惜？难道到日本还可斗吗？”周撰笑道：“有何不可。我不是特买了带到日本去，买来做什么？若专在上海斗，租一副岂不便宜多着。”他们又问道：“听说日本法律，禁赌很严，倘被警察查出了，待怎样？”周撰道：“放心，决不会查出来的。日本禁赌虽然严，然须拿着了赛赌的财物与骰子作证据，方能议罚。我们若先交了钱，派作筹码，如警察来了，只急将骰子藏过，仍作不知有警察来了似的，斗牌如故。警察拿不着证据，必悄悄的去。万一骰子收藏不及，被警察拿着了，也不要紧，我们只装作全不懂日本话的。来的警察问不出头脑，必将我们带到警察署去。我们到了警察署，切不可写出真姓名来。他就登报，也不过写支那人如此这般的罢了。他既葫芦提的写支那人，则现在日本上万的中国人，谁知道就是你我？”那新留学生听了，都很佩服周撰的见识不差。

几个人在上海盘桓了几日，买了春日丸的船票，到东京来。不日抵了横滨，周撰带着新来的上岸，坐火车到新桥。换了几乘东洋车坐了，兼拖着行李，径投早稻田风光馆来。这风光馆系中国人住的老旅馆。周撰拣了楼上一间八叠席子的房间住了（日本房间大小以房中所铺席子多少计算，每席长五尺、宽二尺五寸）。新来的各人都都定了房子。不知后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写。

第二章 逢旧友浪子说嫖经 转新居虔婆敲竹杠

话说周撰到东京，会了几天朋友。一日到了他同乡郑绍岐处。这郑绍

政，从乙巳年即到了日本。他父亲曾在张伯熙家教书，所以得了一名前清的官费。初来的时候，进了成城学校。嗣后，以该校功课不合意，遂退了学出来。至今尚没有一定的学校。与周撰是几年前的老友，今日见 he 来了，不胜欢喜。

闲谈了几句，周撰即问道：“别来遇合如何？有满意的没有？”郑绍政笑道：“说什么满意的，只求可以将就下去的也没有。倒是你这周郎有福，居然被你把姨姊都弄上了。”周撰笑道：“那不过哄着他们顽顽罢了。我那里有什么真心要娶他。”郑绍政点头道：“这些事原是顽意儿，认不得真的。”周撰复问道：“夏蕙荪现在搬往那儿去了？他近来怎么样？”郑绍政拍手笑道：“你不问，我倒忘记了。他于今注重国货，已不买东洋货了。住的地方隔这里不远，就在光明馆。”周撰道：“光明馆不是在三崎町吗？”郑绍政道：“是。”周撰道：“什么国货？是那个？还好吗？”郑绍政道：“岂但好，风骚极了！这个人说起来，大约你也应该晓得，就是金某的夫人，姓黄的。于今金某回国去了，只剩了这位夫人在此，不知怎么就与夏瞎子勾搭上了。”周撰诧异道：“他就是他吗？便宜那夏瞎子了。不知那黄夫人在那儿住？”郑绍政笑道：“你也想染指吗？那就颇不容易呢！他与夏瞎子同住。”周撰也笑道：“不过问问罢了。这样的便是染指，想也没有什么味。”

郑绍政道：“近处却有个好雌儿，不知你手段如何。倘弄上了，倒是段好姻缘。”周撰忙问道：“是不是国货？”郑绍政摇头道：“是日货。难道你也排日货吗？”周撰笑了一笑。郑绍政接着说道：“年纪才十六七岁。虽是小户人家女儿，却有八分风致，只可惜是件非卖品。”周撰问道：“见面不难么？”郑绍政道：“会面倒不难，只能说说话罢了。”周撰道：“只要能见面，事情就有五六分好办。日本女子有种特性，只怕不能时常看见。凡得时常看见的，只要自己不十分丑陋，就没有弄不到手的，除了他丈夫朝夕守着。你方才说的那女儿，既不是大家子，年纪才十六七，可知没有丈夫。这就很容易。你只说他姓甚么，叫什么名字，怎的才能见面。”

郑绍政道：“你不要夸口太早了。我到了日本这许多年，倒不知道日本女子有种什么特性。你的面孔虽生得好，我不信日本就没有不喜欢你的女子。”周撰摇头道：“不是这般说法。对于日本女子，不能全仗面孔。日本女子的特性，就是不肯太给人下不去。只要知道他这种特性，就没有

不好吊的女子了。古语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即如江佐廷去年住在四谷的时候，隔壁住了个陆军少佐。那少佐的夫人，着实有几分姿色。江佐廷见了，就去吊膀子。那少佐夫人起初那里肯理他呢，禁不得江佐廷诚心诚意的调了两个多月的眼色，尚兀自不懈。弄得那夫人实在过意不去，只得略假以词色。江佐廷就乘着少佐不在家的时候，赶着那夫人说了许多仰慕颜色的话。并说道：‘倘夫人竟不应允，我这单思病就害死了，也没处喊冤。只是夫人怎忍心平白的将我一个书生害死哩。’那夫人听了，也无可奈何，只得说道：‘你既这般爱我，教我也不忍十分辜负你。但我有丈夫的人，万一败露，两下均不得了。今日趁着他到横滨去了，以后万不可再来。’周撰说到这里，望着郑绍敔道：‘你说江佐廷那种面孔，还算好吗？一个有夫之妇，也居然被他睡了一次。你且快说那女子的姓名住址来。见了面，我自有办法。’

郑绍敔道：“既是这样，我就看你的手段。那女子姓樱井，名松子。就住在这里猿乐町七番地。他每天到渡边女学校上课，必走这门前经过。我已打听清楚，家中并无别人，只有个娘。搬到这里还不上三个月。”周撰道：“你知道是亲娘不是？如果是养娘，就更容易了。”郑绍敔道：“那却不知道。”周撰道：“他每天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下课？”郑绍敔道：“他上课有一定的时间，每日午前八时；下课或早或晚不定。”周撰道：“既如此，我明日午前七时，且到你这里来，看你的眼力如何。”郑绍敔答应了。

周撰即别了出来，到天赏堂买了副十八开金的眼镜。回到风光馆内，将一身崭新的春服并外套检了出来，重新折好了。叫下女来嘱咐道：“明日的早饭，须五点半钟开来。今晚可将我的黄皮靴磨刷干净，我明早六点钟就要出外。”下女应着知道去了。周撰这晚胡乱睡了一觉，惊醒起来，看表已是四点半钟，不敢再睡，就在被内揣想了一会。刚打五点钟，就扒了起来，洗脸刷牙已毕，对镜将西洋头着意的梳理，施好了美颜水，拣了一条流行高领。衣服穿着才完，即一片声催着拿饭来。草草用了早膳，穿了外套，戴了帽子，架了眼镜。下得楼来，忽想起忘记了件东西，仍上楼，寻了条白丝汗巾，喷了许多花露水，仍下楼。穿了靴子，提了手杖，匆匆的出门。叫了乘东洋车，坐到江户川停留场，换电车到了郑绍敔家。

郑绍敔还睡着没有起来。周撰也不待通报，径走到他房内，将他推

醒。郑绍耿睡眼模糊的，见是周撰，惊道：“你怎的这般早？”周撰笑道：

“与美人期，何敢后也！你快些起来，现在已是将近七点钟，恐怕就要过去了。”郑绍耿坐了起来，一边穿衣，一边说道：“还早。我每日七点半钟起床，下去洗脸的时候，恰好见他走过。现在还不到七点钟，那里就会来。”周撰笑道：“宁肯我等他的好。若迟了，他已过去，岂不是白费了一天工夫。”说时，郑绍耿已穿好了衣，收了铺盖，洗了脸，上来与周撰闲话。周撰取了表出来看，已到七点十分钟了。就将表放在桌上，望着他走。看看已是七点半，周撰即催着郑绍耿下去打望。若来了，只咳嗽一声，我即下来。郑绍耿真个走了下去。

周撰一人坐在楼上，屏心静虑的等咳嗽声响。等来等去，不觉已到八点钟，那里有些儿影响呢。心中正在怀疑，只见郑绍耿垂头丧气的走了上来道：“今天真怪，怎的还不见来？”周撰作色道：“知道你捣甚么鬼！害得我早觉都没有睡。你作弄朋友，是这样作弄的吗？你昨天所说，我就有些不肯信，既有这样好的主儿，你是个鲁男子，就肯平白的让给我？”郑绍耿听了着急道：“你以为我说的是假话吗？论人情，我何尝不想？只是我这面孔，怎够得上吊膀子？还是我不顾利害，吊了几日，果然他连正眼也不瞧我。你说这勾当，不让给你，让给谁哩？”周撰道：“既是真的，怎的每天走这里经过，偏偏的今天不来哩？”郑绍耿道：“我也是觉得很诧异。”

周撰想了一想问道：“今日是礼拜几？”郑绍耿摇头道：“不记得。等我去问问来。”说着又下楼去了。不一刻，笑着上来道：“难怪难怪。今日正是礼拜。”周撰也笑道：“你这鬼东西，礼拜都不弄清楚，害得我瞎跑。”郑绍耿道：“这须怪我不得。我多久不上课了，弄清楚作甚么？谁晓得这礼拜与你吊膀子有大关系呢？好在今日知道是礼拜，明日就不会错了。你还是明日早些来罢。”周撰叹了口气道：“也罢。说不得要求鱼水之乐，不得不三顾茅庐。但愿我那松子姑娘，知道我这一番至诚就好了。”

说着，别了郑绍耿，回到风光馆内。只见下女迎着说道：“方才来了位张先生，留了一张名片在此。”说时从怀中取了出来。周撰接了，见上面印着张怀宇远西、四川成都人。背面铅笔写着几行字道：“有要事奉商。午前十二时当再来奉候，幸稍待为荷。”周撰心中想道：“这张远西不